

再嫁门侯

网络连载原名：《国色芳华》

意千重 著

意千重

ZAIJIA
HOU MEN
上

经得起多大诋毁，
就担得起多大赞美。



绯闻婚姻真戏
蓝颜利益假情
贵圈真乱

侯门圈中多是非，
公卿名媛是编剧。
蓝颜贴心相助，
但流言蜚语毙命。
三年痴爱，
却不过是侯门笑料。
众人谤她，欺她，辱她，
笑她，轻她，她该如何处之？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意千重 著

YIQIANCHONG WORKS

ZAIJIA
HOU MEN

上

再嫁 侯门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嫁侯门：全2册 / 意千重著. -- 哈尔滨：北方文艺出版社，2013.9

ISBN 978-7-5317-3153-5

I. ①再… II. ①意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0266号

再嫁侯门（全二册）

策 划 / 北京记忆坊文化
作 者 / 意千重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牟国煜
特约编辑 / 唐 婷
封面设计 /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10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/ 670×970 1/16
印 张 / 40
字 数 / 640千
版 次 / 2013年10月第1版
印 次 / 2013年10月河北第1次印刷
定 价 / 59.80元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153-5

这世上，谁又真的离不开谁？那种非卿不可的感情，不是没有，也固然感人，但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吧？

目录

ZALIAHOU MEN
YIQIANCHONG WORKS

第一章 预谋	001
第二章 和离	048
第三章 锋芒	104
第四章 流言	155
第五章 寻仇	209
第六章 取舍	266

夏初，飞絮流花，暖风袭人。

刘家少夫人何牡丹坐在廊下，微眯了一双妩媚的凤眼，用细长的银勺盛了葵花子，引逗着架上的绿鹦鹉甩甩说话。每当甩甩说一句：“牡丹最可爱。”她便奖励它一粒葵花子，语气温和地道：“甩甩真聪明。”

甩甩熟练地将瓜子壳吐出，咽下瓜子仁，用爪子刨了刨脚下的横杆，横着踱了两步，自得地道：“甩甩真聪明。”

牡丹笑出声来：“是，甩甩真聪明。”

“少夫人，您该午睡了。”一个穿着粉绿色半臂，束银红高腰裙，圆脸大眼的丫鬟走过来，笑嘻嘻地对着甩甩做了个鬼脸，作势要去打它。

已经十多岁，成了精的甩甩根本不惧，怪腔怪调地叫了一声：“死荷花！”那腔调与牡丹身边的另一个丫鬟雨桐娇嗲糯软，还要转几个弯的声音一模一样，只是配上甩甩的怪腔调，怎么听怎么好笑。

雨荷没有如同往常一般放声大笑，悄悄地膘了牡丹一眼。牡丹面无表情，站起身来将手里的银勺子递给一旁站着的小丫鬟恕儿，抚了抚身上那条石榴红的八幅罗裙，转身往里走。

雨荷瞪了甩甩一眼，低声骂道：“笨鸟！以后不许再学那不要脸的雨桐。不然不给你稻谷吃！”也不管甩甩听懂没有，提了裙子飞快地朝牡丹离去的方向追了过去。

“少夫人……”雨荷刚喊了一声，就被走廊尽头那个高挑的身影吓得闭了嘴。

她用最快的速度立定站好，手贴着两腿，以牡丹铁定能听到的声音响亮地喊了一声：“公子爷！”

刘畅掸掸身上那件精工细作的墨紫色团花圆领锦袍，淡淡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背着手仰着头，慢吞吞地踱到牡丹的房前，雨荷赶紧上前，将精致的湘妃竹帘打起，请男主人进去。

刘畅一双略显阴鸷的眼睛在静悄悄的屋子里扫了一圈，道：“少夫人又在午睡？”

雨荷殷勤地送上茶，点头哈腰，略带谄媚地道：“是，少夫人早上起来，就觉得头有些晕。”边说边偷看刘畅的表情。

刘畅浓密挺拔的眉微微挑了挑：“请了大夫吗？”

大抵是今日他的脾气有些好得出奇，雨荷有些不安：“少夫人说是老毛病了，多躺躺就好，用不着麻烦大夫。”

刘畅不置可否，突然抬脚往里走：“你退下吧。”

雨荷看见他的动作，吓得一抖，脸上的笑容越发谄媚：“公子爷，奴婢替您打帘子。”

刘畅冷冷地扫了她一眼，从两片薄唇里硬邦邦地吐出一句：“下去！”

雨荷脸上的笑容倏忽不见，垂着头倒退了出去。

刘畅立在帘外，透过水晶帘子，把目光落在那张宽大的紫檀木床上，十二扇银平托花鸟屏风大开着，帐架上垂下的樱桃色罗帐早已半旧，黄金镶碧的凤首帐钩闪烁其中，粉色的锦被铺得整整齐齐，并不见有人睡在上面。

刘畅皱了皱眉，把目光落到窗边那张被春日的阳光笼罩了的美人榻上。

果见石榴红长裙从榻上垂下，旖旎委地。牡丹斜倚在榻上，用素白的纨扇盖了脸以挡住日光，象牙扇柄上浓艳的紫色流苏倾泻而下，将她纤长的脖子遮了大半，越发衬得那脖子犹如凝脂一般雪白细腻，让人忍不住想轻轻摸上一摸。

刘畅的喉结微不可见地动了动，情不自禁地将目光移在牡丹穿着的那件豆青色绣白牡丹的小袄上，素白的牡丹，偏生有着金黄艳丽的蕊，绣在前襟上，一边一朵，花蕊在日光下灼灼生光，妖异地吸引人。

刘畅立在帘外低咳了一声，牡丹纹丝不动。

“牡丹！”刘畅掀起帘子，大步走进去，水晶帘子在他身后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，煞是好听。

久久听不到牡丹回应，刘畅的眼里涌起一丝怒气，勉强压了声音道：“又说身子不好，干什么又这样随意躺着？快起来到床上去，当心病加重了又闹腾得阖府不安。”

牡丹浓密卷长的睫毛在纨扇下轻轻颤了颤，唇角漾起一丝讽刺的笑。十指纤纤，取下覆在脸上的纨扇，慢吞吞地坐起身来，脸上已是一派的温婉：“夫君可是有什么事？”

她背对着光，微眯了眼，嘴唇鲜红欲滴，还带着刚刚睡醒的茫然，神态慵懒迷人，刘畅的心跳不受控制地快了一拍，张口便道：“没事我就不能过来了？”

他的语气前所未有的柔和，牡丹有些讶异，随即垂下眼，起身走到窗边，望着窗外那一大盆开得正艳的魏紫，淡淡地道：“使人来抬去好了。只要莫折给人戴，借三天三夜也无所谓。”

刘畅被她一眼看穿，有些恼羞成怒，刚刚平静下来的情绪立时又被点着，他冷笑着看着她：“雨桐怀孕了。”

牡丹眼睛也不眨：“哦，这是大喜事啊，待我禀过夫人，给她增加月例，多拨一个人伺候，够了吗？”

刘畅死死盯着她，妄图在她精致美丽的面容上找到一丝裂缝，看透她伪装下的慌乱与痛苦，失望和悲苦。

但牡丹只是随意地抚了抚脸，微笑着看向他：“我脸上有花？还是觉得我额头这翠钿新颖别致？哦，是了，前日玉儿瞧着了，说是要你给她买呢。就在东正街的福鑫坊，二两银子一片，只不过我这花色，肯定是没了。”

她举止随意，语气平淡如同和一个交好的闺阁姐妹闲话一般，并不见任何的慌乱与难过，刘畅突然泄了气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她病过那场，好起来之后，突然就变了一个人。不争不抢，不妒不恨，就连他要了她最倚重的雨桐，也不见她有任何失态，而是非常平静地接受了，倒叫他有些没脸。

刘畅的神色变了几变，学着她漾起一丝微笑：“不是你脸上有花，也不是翠钿别致，而是你本身就是一朵牡丹花。”他大步走过去，温柔地抚上牡丹的脸。

他的手指冰凉，带着一股浓浓的熏香味，牡丹妩媚的凤眼里闪过一丝厌恶，人却是没有动，微微仰着下巴，微笑着看着他：“我本来就叫牡丹啊，夫君看错了眼，也没什么稀罕的。”

牡丹只是小名，实际上她大名叫何惟芳，但还是一个意思，“绝代只西子，众芳惟牡丹。”何家老爷子将她看作宝贝，觉得什么名字都配不上，只有这花中之王的牡丹才能配得上。但又觉着牡丹这名直接做大名不够雅致大气，于是便弄了个惟芳做大名，可私底下，一家人都还是只叫她的乳名牡丹。

牛嚼牡丹，听牡丹这样说，刘畅的脑海里突然冒出她讽刺过自己的这个词来。他顿了一顿，收回手，沉默片刻，仍然下了决心：“你最近深得我意，今夜我在这里歇。”

深得他意？他以为他是帝王临幸？牡丹垂下眼，掩去眼里的不屑与慌乱：“只怕是不行呢。”

不肯要是一回事，被拒绝又是另一回事，刘畅冷笑起来：“不行？你嫁过来三年，始终无出，现在又拒绝与我同房，你不是想要我刘家断子绝孙吧？”

牡丹委屈地眨眨眼：“夫君息怒，生这么大气做什么？妾身是身子不便，不是不想服侍你。”

刘畅瞪着她，她平静地与他对视，继续扮可怜：“说得那么严重，什么断子绝孙？琪儿不是你儿子吗？要是碧梧知道，又要哭闹了。”

庶子算什么？刘畅把这句话咽下去，冷哼一声，拂袖就走，扔下一句话：“明日我在家中办赏花宴，你打扮得漂亮点，早点起床！”

牡丹没有回答他。

他大步冲出帘子，忍不住又回头张望了一眼，只见牡丹已经转身背对着他，纤长苗条的身子伏在窗边，探手去触那盆魏紫上最大的那朵花。盆离窗子有些远，她够不到，便跷了一只脚，尽力往外，小巧精致的软底绣鞋有些大，在她晃了几晃之后，终于啪嗒一声落了地，白缎鞋面上绣着大红的牡丹，鞋尖坠着的明珠流光溢彩。

刘畅的心突然软了，这珠子，还是她嫁过来的第二年，十五岁及笄，他随手扔给她的礼物，没想到她还留着，并将它坠到了鞋尖上。他顾不上生气，再度走到她身后，低声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我帮你。”

那一刻，他想，就算是她恶意地想摘了那朵最大的花，和他作对，让他明日无花可赏，坏了客人的兴致，他也认了。

牡丹吃惊地回头望着他，一双流光溢彩的眼睛瞪得老大：“你还要借什么？”

刘畅再度黑了脸，好容易涌上的柔情蜜意尽数倾泻干净，转而化作滔天的怒火，他冷笑：“借？我用得着和你借？就连你都是我的，我用得着和你借？给你留脸面，你就不知天高地厚了？稍后我就叫人来抬花，不但要这盆，还有那姚黄、玉楼点翠、紫袍金带、瑶台玉露都要！”

牡丹不说话，静静地看着刘畅。

何牡丹疯狂地爱着牡丹花，所以何家陪嫁陪了二十四盆名贵牡丹，如今都在她院子里由专人养着，倒成了刘家春日待客之时必然要出示的道具之一。特别是这几盆名字吉祥如意的，几乎是每年必点之花。

牡丹的这种眼神，又叫刘畅想起了从前，以及他为什么会娶她。他愤怒地举起手来，牡丹这回算是真的慌了，迅速观察了一下地形，计算出最佳逃跑路径，往后缩了缩，有些结巴地说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想做什么？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，我……我就……”

“你就怎样？你倒是说来我听听。”刘畅的手终究是放了下来，他鄙视地看着牡丹因为害怕和生气而涨红的脸，再看看她因为惊慌而四处乱转的眼珠子，突然有些想笑。

门口传来雨荷怯生生的声音：“少……少夫人？公、公子爷？”

得，主仆俩一起结巴了。刘畅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好起来，挥挥袖子，转身就走。

“恭送公子爷！”雨荷利落地给他打起帘子，嘴巴也利索了。

刘畅冷冷地扫了她一眼，从嘴唇里轻轻挤出一句：“你信不信，哪天公子也将

你收了！”

雨荷的大眼睛顿时涌出泪花来，接着鼻子里淌出了清亮的鼻涕。她也不擦，使劲吸了吸，可怜巴巴地看着刘畅，想哭又不敢哭，揪着衣角，语无伦次地道：“我、我娘会打死我的。”

谁都知道，雨荷的娘是牡丹的娘岑夫人的陪房，是个会耍剑的粗暴女人，力大无穷，犯起横来就是岑夫人也骂不住，屡教不改，偏岑夫人又离不得。雨荷刚过来的时候，岑夫人曾经答应过不叫雨荷做通房或是做姨娘，到了年龄就放出去的。要是自己真碰了雨荷，那浑人只怕真的会打上门来，为了个相貌平平的小丫头闹得满城风雨的不值得。

刘畅正暗自思忖间，雨荷又响亮地吸溜了一下鼻涕。刘畅看着她清亮的鼻涕，恶心得要死，几乎是落荒而逃。

雨荷立刻收起眼泪，弄干净脸，皱着眉头进了里屋。

牡丹还在继续先前的动作，跷着脚，伸长手臂去够那窗外的魏紫。

“少夫人，您这是何苦来哉！”雨荷蹲下去将地上的绣鞋拾起，给她穿在那只光着的脚上。以前少夫人病着时，巴不得公子爷常来看她；病好后，就天天盼着公子爷来她房里，与她圆房。公子爷偏偏不肯来，她哭过求过，不过是自取其辱。如今不用哭，不用求，公子爷反而肯来了，她却要把人给推开，这是什么道理？

终于够到了，牡丹轻出了一口气，一手轻轻抓着魏紫的枝叶，一手取了头上的银簪子，将藏在花心里的那只小虫子给挑走。虫子吐了丝，缠着不肯走，牡丹非常小心地挑着，只恐伤了花。

雨荷等不到她回答，便道：“既然少夫人如此爱惜，为何不绕出去挑，偏在这里拉了来挑，同样会伤花梗。”

牡丹笑道：“没有，我很小心的。我这样，顺便也活动活动，拉拉腰。”这个身子很柔弱，不锻炼一下是不行的。

雨荷见她笑容恬淡，忍不住又道：“您到底在想什么？如今您身子大好了，不能再叫别人踩在您头上了。您得赶紧生个小公子才是！”

牡丹不置可否，这种贱男人也配？她呸！她在这具死去的身体活过来，也继承了这具身体原有的记忆。一个把深深爱恋着他的妻子当草，逼死柔弱妻子的人，凭什么要她给他生孩子？圆房？他还以为他是恩赐了，殊不知她根本就没打算要和他过这一辈子，自然不肯多流一滴血。

他把她当草，她也不会把他当宝。没有机会那是无奈，既然她有幸重生在这个富足奢靡、民风开放的异界，她要是不抓住所有的机会解放自己那就是对不起她自己。

雨荷见牡丹脸上浮现出那种淡淡的神色，便知自己是劝不动她了，又急又气：“少夫人，您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您倒是说说看！这样过着憋屈！”

牡丹挑挑眉：“雨荷，依你看，我能怎样打算？”这丫头不比那勾搭了刘畅，

不管不顾，踩着地一心往上爬的雨桐，是个绝对的死忠。

雨荷指指自己，睁圆了眼睛：“您问奴婢？”

牡丹笑道：“就是问你。我也觉着憋屈，他们家看我不顺眼，无论我怎么做都是错。就算是侥幸生了儿子，他不喜欢，又不是长子，平白倒叫孩子受气，过得不爽快。他们不稀罕我，我又何必赖在这里？我又不要靠着谁活。”

少夫人这是想和离呀，雨荷听明白她的意思，吃惊过后，飞速地盘算开来。本国民风开放，女子当得家做得主，从公主到村姑，和离再嫁的多得很。虽则和离过的妇人自不如未嫁的女孩子那么矜贵，可就凭自家少夫人这容貌家世，再嫁根本不难。纵然找不到刘家这样的人家，却定然不会再受这种鸟气。她也不用提心吊胆，平白装样子恶心人。雨荷盘算过后，有些迟疑地开口：“可是，他们会同意吗？”

雨荷指的这个他们，包含了刘家的老爷、夫人以及何牡丹的爹和娘等人。两家当初结亲，可是有协议的，没有他们的首肯和支持，怎么和离？特别是如今何家深信少夫人这病就是和公子成亲才好的，又如何肯轻易丢了 this 个保命符？不用说，那是难上加难。

牡丹调皮地眨眨眼：“他们总会同意的。”等时机到了，条件成熟，由不得他们不同意。

雨荷叹了口气：“明日的赏花宴，听说那不要脸的清华郡主也会来。还有那几位也得了吩咐，让盛装出席，公子爷还请了芳韵斋的几个清官来表演。您要是不喜欢，还是老法子……”

牡丹道：“不，我很喜欢。”经过半年多的准备，她自认已经可以融入到这些人中间去了。她不可能永远窝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，迟早总是要走出去的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明天吧。

以前少夫人一遇到这种事，通常都是装病了事，这回可算是愿意出去露一回脸了。雨荷的眼里闪过一丝喜意，兴高采烈地道：“那奴婢把箱笼打开，少夫人看穿哪套衣裙合适，奴婢好熨平再熏上香。”

装满了华丽春裳的四只樟木箱子一字在牡丹面前排开，五彩的绮罗、粉嫩的绫缎、夺目的红罗、柔媚的丝绸，犹如窗外灿烂的春花，以它们各自特有的方式静静绽放。无一例外地，每件衫裙上都绣有一朵娇艳的牡丹，这是何家父母疼爱女儿的表现之一，何牡丹，和牡丹一样珍贵美丽，备受娇宠。

牡丹挑出一件粉色的纱罗短襦，指了一条绣葛巾紫牡丹的八幅粉紫绮罗高腰长裙，道：“就这个吧。”

“这个好看呀。”雨荷的圆眼睛笑成弯月亮，弯腰在箱子里刨了好一会儿，才找出一条烟紫色的薄纱披帛来搭在襦裙上，请牡丹看搭配效果，“少夫人看配这个行吗？”

牡丹点点头：“行。”她看看天色，打了个呵欠，“时辰还早，我睡会儿。”

雨荷欢天喜地地去收拾衣服，却发现裙角某处走了线，遍寻那烟紫色的丝线也

找不到，只得去针线房里寻。临行前吩咐怨儿：“怨儿，少夫人在睡觉，你在这看着，别让闲杂人等扰了夫人。等下林妈妈回来，你赶紧把雨桐有了身孕的事儿告诉她。千万别忘了啊。”

“我记住了，雨荷姐姐。”怨儿不过十一二岁，小巧的瓜子脸，梳着两个丫髻，一双杏核眼，长长的睫毛，饱满红润的唇，正是公子爷最喜欢的类型。若是这样下去，不过几年，待这小丫头长开，一准又要被公子爷给收了。雨荷叹了口气，摸摸怨儿的脸，转身走开。

见雨荷走远，怨儿便端了个小杌子，取了针线出来，认真地守在牡丹的帘下，不时往院门口瞟一眼，时刻准备着驱赶不受欢迎的闲杂人等。

约莫过了一刻钟，门口响起一阵嘈杂声，刘畅的贴身小厮惜夏领着七八个拿着麻绳和扁担的小厮到了门口，道：“就是这里，这是少夫人的院子，进去后不许东张西望，更不许乱走，不然家法伺候，记住了吗？”

惜夏不过十三四岁，偏生扮了老成的样子，还学着刘畅背手挺胸，看上去颇有些滑稽。

有个人响亮无比地应了一声：“惜夏，知道了！这点规矩大家都知道的。是不是？”

一群人哈哈大笑起来，七嘴八舌地道：“当然知道。”

惜夏沉了脸道：“你们小心些，若是伤了这些宝贝疙瘩，把你们全数卖了也顶不过一朵花的。”

太过分了，竟然敢跑到少夫人的院子门口来喧闹，怨儿把针线一丢，提着裙子跑到院门口，涨红了一张小脸瞪着惜夏道：“惜夏！你怎么敢带了一群粗人到少夫人这里来喧闹？你就不怕家法吗？”

见一个粉生生、玉雪可爱的小丫鬟生气地跑出来指责惜夏，众人都静了下来，就看平时又贱又恶的惜夏会怎么办。

惜夏不耐烦地皱了皱眉，道：“明日公子爷要办赏花宴，我是奉了公子爷之命，来这里抬花到院子里去布置的。这些人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没看见我正在约束他们吗？”

这也倒是事实。只是怨儿讨厌这群不尊重少夫人的粗人，便扬了扬下巴，道：“抬花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谁不知道这花是少夫人的宝贝？是你想抬就能抬的？弄坏了，卖了你一个也不够赔一片叶子的。”

好呀，这小丫头还牙尖嘴利的。惜夏很凶地竖起眉来：“主子要做什么事，还要先告诉你啊？你是丫头还是什么人？别忘了自家身份！识相的，赶紧让开，不然别怪我禀了公子，把你给卖了！”

怨儿不甘示弱，又腰道：“你又是什么人？别忘了自家身份！识相的，赶紧躲开，不然别怪我禀了夫人，把你给卖了！”

众人一阵哄笑，惜夏的脸由红转白，又白转青，死死瞪着怨儿。怨儿见呛住了

他，得意地抬起下巴丢了个鄙视的眼神过去。

他今日若是收拾不了这个黄毛丫头，他以后还怎么混？惜夏冷笑道：“别理她，给我进去，谁挡道一概给我推开！”言毕退后一步，两个膀大腰圆的小厮就往上挤。

恕儿闻到他们身上熏人的汗味儿，又见他们来真的，不由有些着慌，转身抓起又长又粗的门闩当门一站，中气不足地道：“谁敢？”

正当此时，廊下传来一条懒洋洋的声音：“惜夏是吧？你带了一群人不经通传就往我院子里闯，不惧惊扰了我，还要卖了我的丫头？我没听错吧？”

这声音又软又滑，听着特别好听，明明是质问的话，听上去倒像是在闲话家常一样。众人都睁大了眼睛往廊下看去，只见一个身身高挑苗条的女子立在廊下，雪肤花貌，石榴红裙分外耀眼。

一时之间，立在惜夏身后的小厮们竟然看得呆了。这位久病不出院门的少夫人，原来是生成这个模样的，为什么先前大家都传说，她是个病得见不得人的黄脸婆？

惜夏长期跟在公子爷身边，倒是见过少夫人几次，少夫人自去年秋天重病一场之后，便不再管家里的闲事。他还记得，有一次生了庶长子的碧梧姨娘仗着公子的宠爱，借酒装疯，闹到她面前来，她也不过就是命人关了房门，不予理睬；公子爷收了芳韵斋最红的清官纤素姑娘，纤素姑娘故意不小心将茶打泼洒到了她的玉白绣花裙上，还夸她的裙子漂亮，她不急不恼，转手就将那裙子送了纤素。她这样一番作为，倒叫从前不甚喜她的夫人怜惜起她来，背地里还说了公子爷几次，说是嫡庶尊长不容混乱。

安静了这许久，她今日是要发威了吗？自己可比不得那几个得宠的姨娘们，若是不依得她，闹到夫人那里去，少不得要吃点苦头。

惜夏想到此，上前行礼赔罪道：“惜夏见过少夫人。请少夫人恕罪，小的是听从公子爷的吩咐，前来抬花去布置的，恕儿适才是误会了，小的也是嘴欠。只是玩笑话，不然就是借小的十个胆子，小的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。”

牡丹不置可否，只问：“公子爷可否与你说过，要抬哪几盆？”

惜夏一一报来：“魏紫，姚黄，玉楼点翠，紫袍金带，瑶台玉露。”

牡丹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恕儿，你指给惜夏看是哪几盆。小心些，可别碰坏了枝叶花芽。”

这样就放过这狂悖无礼的恶奴了？恕儿心里一万个不高兴，噘着嘴不情不愿地领了惜夏入内，却把那群早就不敢吱声的小厮挡在了院外：“一盆一盆地抬，别全都涌进来，小心熏着我们少夫人。”

众人却也没人敢再如同先前一般胡言乱语，都屏了声息，偷看牡丹。牡丹无动于衷，不紧不慢地扇着素白的纨扇，微眯了眼嘱咐道：“最要紧的是这盆魏紫，当心别碰着了。”

惜夏心里有数，明日唱主角的就是这盆魏紫与公子爷花了大力气弄来的那株玉版白。这魏紫自然是重中之重，不容半点闪失。因此他最先看的就是那盆魏紫，这盆魏紫，据说有三十年了，株高近三尺，冠径达四尺，十分罕有珍贵。这样的老牡丹，一般都直接种在地上，唯独这一株，当初何家为了方便陪嫁，提前几年就弄了个超大的花盆，高价请了花匠来精心养护，才有今日之光景。

惜夏数了数，今年魏紫正逢大年，开得极好，共有十二朵花，每朵约有海碗口大小，另有三四个花苞，花瓣、枝叶俱整齐。恕儿在一旁看着，鄙视地道：“这么美的花，落在某些人眼里，也就和那钱串子差不多，只会数花数枝叶，半点不懂得欣赏的。”

惜夏白了她一眼，走向那株姚黄。姚黄是花王，魏紫是花后，若论排名，姚黄还在魏紫之前。只可惜这盆姚黄年份不长，又是盆栽，虽然也开了五六朵，光彩夺目，但远不能和那些高达六尺的大树相比。

再看玉楼点翠，层层叠叠的玉白花瓣堆砌犹如楼阁，花心正中几片翠绿的花瓣，显得很清新典雅；瑶台玉露，花瓣花蕊皆为白色；紫袍金带，花瓣犹如紫色上佳绸缎，在阳光下折射出柔润的光芒，花蕊金黄，艳丽多姿。几种牡丹竞相开放，争奇斗艳，无一不是稀罕之物。

惜夏清点完毕，偷偷瞟了立在廊下的少夫人一眼，暗想，这几样花儿，任一个的一个接头就要值五百钱以上，少夫人却这样任由它自生自灭，只供她一人观赏，平白浪费，真是可惜。

正想着，忽听牡丹道：“惜夏，我听说这魏紫的接头去年秋天卖到了一千钱，不知是真还是假？”

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惜夏吓了一跳，忙弯腰作答：“是这样，少夫人。”

又听牡丹道：“我听说城北曹家有个牡丹园，世人进去观赏要便出五十钱？每日最少可达上百人？多时曾达五六百人？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牡丹摇着扇子慢慢朝惜夏走过来：“你可曾去过？”

牡丹的身形不同于时下众多的胖美人那般丰腴，但自有一段风流所在，长腿细腰，胸部丰满，走路步子迈得一般大小，挺胸抬头，有种说不出的好看，特别是前襟所绣的那两朵牡丹花，娇媚闪烁，叫人看了还想看。

惜夏不敢再看，红了脸道：“小人不曾去过。公子不许我们家的人去看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牡丹很是遗憾，往他身旁站定，缓缓道，“也不知谁去过，里面是什么光景呢？”

少夫人身上的熏香不同于其他姨娘那般浓艳，却是十分罕有的牡丹香，幽幽绕绕，总不经意地往人鼻腔里钻，也不知制这香花了多少钱。惜夏鬼迷心窍一般，斯文地道：“小人的妹妹曾经去过，她说曹家的牡丹都种在一个大湖边，亭旁桥边，湖心奇石下也有，游人进去后乘了船沿着湖慢游一圈，便可将诸般美色

尽收眼底。”

说到此，惜夏谄媚地道：“只不过都是些平常品种，只是种类多一点而已。要论牡丹种类珍稀贵重，远远不能和少夫人的这些牡丹相比。若是少夫人也建这样一个园子，休要说五十钱，就是一百钱也会有很多人来。”

牡丹妩媚一笑，用纨扇指了他道：“胡说。公子爷若是知道你给我出了这么个馊主意，不得乱棍打死你！”

惜夏瞬间白了脸。

牡丹一点都没夸张，刘畅其人，身为三代簪缨之家的唯一继承人，从小锦衣玉食，不知钱财为何物，只知享受消遣。冬来梅前吹笛，雪水烹茶；秋来放鹰逐犬，纵马围猎；夏至泛舟湖上，观美人歌舞；春日击球走马，赏花宴客。过得风流快活，好不肆意。

直到前几年，刘老爷犯了糊涂，贪墨数额巨大，险些被查，急需有人援手。早就看上刘畅八字的何家便趁此机会替他还了赃款，也替女儿换得了一次冲喜的机会。从此后，刘畅爱上了钱，却也恨上了钱。

他荫祖荫做了从六品的散官奉议郎后，又闲又挂着个官名，不但热衷于结交权贵，更是热衷于赚钱。家里的大小管事几十个，个个都在想法子赚钱，每年替刘府搬回许多钱来。他却从不谈钱，更不喜有人在他面前说钱，只爱附庸风雅。这样一号人，若是叫他得知，他的贴身小厮竟然撺掇他出身商户的妻子开办这样一个园子，公开用牡丹花来赚钱，他铁定不会轻饶了惜夏。

牡丹立在一旁，看惜夏的鼻尖上沁出许多细汗来，惶惶不知所措，不由轻轻一笑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看你这孩子，一句玩笑话就被吓成这样儿，怪可怜的。公子不会知道的，你且安心办差吧，若是你妹妹喜欢牡丹，今年秋天我送她几个接头玩玩。”

“多谢少夫人。”惜夏松了一大口气，却不敢再多话，低着头默默指挥其他人抬花，丝毫没了刚才张狂的模样。

“小心点儿。”牡丹满意一笑，径自朝廊下走去，心中暗自盘算，若是真能建起这样一个园子，每年就卖点接头和花季观光游览，就够她好好生活了，要是再培植出几种稀罕的品种来，更是高枕无忧。

恕儿尽职尽责地监督着小厮们，谁要是手脚稍微慢一些，都要得到她几句斥骂，间或还指桑骂槐地嘲讽惜夏几句。惜夏也一改先前的张狂，对她恶劣的态度视而不见，只专心做事。好容易众人小心翼翼地合力将几盆花依次抬了出去，恕儿立时跑去关门。

门正要合拢，一只肥壮的手紧紧抵住了门，涂满了脂粉的肥脸咧着鲜红的嘴唇娇笑：“恕儿，别关门，雨桐姑娘来给少夫人请安。”

乍听到这个名字，恕儿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只觉数九天的寒风顺着她的

袖口裙脚倒灌了进去，阴冷得刺骨。她本想不管不顾地将那门给砸上，转念一想，呼地拉开了门，冷眼打量着怯生生地躲在胖婆子身后那个身姿丰腴，肌肤如雪，穿着时下最流行的几重纱衣，衣下石榴红肚兜露出寸许，发髻梳了一尺余高的美人，“嗤”地笑了一声，尖刻地道：“难得雨桐姐姐还记得这道门……哦，恕儿应该称你雨桐姑娘才对。恕罪呀，恕罪。”

美人儿抬起微垂的头来，又长又弯的蛾眉下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里噙满了晶莹的泪水，她颤抖着红润的嘴唇道：“恕儿，你怎么也这样说？”

恕儿围着她转了一圈，轻蔑地在她肚腹之上扫了几眼，冷冷地道：“我不这样说该怎样说？是不是该喊你姨娘？你还没抬成姨娘呢，我怕我喊了挨打。”

美人捂住脸小声地啜泣起来：“恕儿，她们不知道实情，你也不知道？我不是故意的，难道少夫人还是不肯原谅我？”

“呸！”恕儿啐了她一口，道，“你也配少夫人记着你？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来做什么？莫讨人嫌！滚！”

美人擦了泪水，道：“我来拜谢少夫人的。”

是来示威的吧。恕儿冷笑：“别在这恶心人。趁着雨荷姐姐和林妈妈不在，你赶紧滚，不然她们来了你又要说有人眼红嫉妒你，和你过不去了。”

胖婆子笑道：“恕儿姑娘，好歹都是一处出来的，雨桐姑娘有了出息，你们也光彩，彼此拉拢着大家都好过，何必这样针锋相对？传出去人家还说少夫人容不得人。那么多的姨娘侍妾，也不缺雨桐姑娘一人，多了一个雨桐姑娘，还是少夫人的助力呢。”

“你再说一遍？”一个身材枯瘦，穿着青金色裙子的老妇人满脸凶相地立在胖婆子身后，不怀好意地打量着雨桐，伸手去揪那胖婆子，“少夫人容不得人？少夫人打她还是骂她了？走，咱们请老夫人作判去！”

雨桐紧张地看着那婆子，害怕地护住小腹往后退了几步，委委屈屈地道：“林妈妈！您别这样！”

“林妈妈，恕儿，少夫人问你们为何吵得这般厉害！越发没有规矩了呢。”却是牡丹院子里的另一个小丫鬟宽儿立在廊下招呼二人。

林妈妈想了想，笑道：“的确没规矩。”遂把那婆子扔了，道，“小心扶着你们雨桐姑娘，别跌了跤后悔都来不及。”一把将恕儿扯进了院子门，将院门给关紧了。

恕儿贴在门上，听到那胖婆子劝雨桐：“姑娘还是回去吧？当心中了暑，可就趁了其他人的意了。也莫哭了，好生将小公子养下来，讨了公子爷的欢心，到时候想要什么没有？”

雨桐抽噎道：“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”

那胖婆子不耐地道：“行啦，门也关了，左右进不去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，也没人听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出了事儿公子爷还要拿我是问。”

“魏大嫂，你怎么也这样说！”雨桐噎了一下，越发哭得伤心。哭声渐渐地远了。

怨儿扭头对着林妈妈道：“妈妈，这人真是不要脸，用心恶毒。她这般大声地哭着回去，落到旁人眼里，只怕又要生出多少闲话来。”

鸚鵡甩甩听到，“嘎”地叫了一声，拍着翅膀怪腔怪调地道：“闲话！闲话！”

“小东西，你知道什么闲话。”牡丹走出来，用扇柄亲昵地戳了戳甩甩，道，“所以咱们就别惹她，她要哭她自哭去，旁人问起来，怎么都落不到咱们身上。你这脾气，越发像爆炭一样，这样不好，以后见着她躲远些，莫叫她攀咬上你。”

“怕什么？反正咱们这里的闲话也不少，多她这一哭原也算不得什么。”林妈妈的脸比锅底还黑，生气地看着牡丹，一脸的恨铁不成钢。

牡丹把扇子一收，靠过去挨在她身边，涎着脸笑道：“妈妈怎么啦？谁惹你不高兴啦？你今日又听了些什么闲话？说给我听听？”

林妈妈是何牡丹的奶娘，无儿无女，一心就只扑到牡丹身上，跟着牡丹过来，本想替何夫人守着牡丹，护着牡丹让牡丹病愈，再过点好日子，怎奈牡丹太可怜太软弱又固执，被刘畅伤害成那个样子却始终无法自拔。本人不争气，任她怎么想方设法也无法改变牡丹的境遇。

好容易牡丹大病一场之后看着要明白些了，刘家人对牡丹也有所改观，境遇也好些了，偏偏牡丹却似把什么都看淡了，看着刘畅也似没看见一般。今日她在半途遇到雨荷，听雨荷说了牡丹拒绝了刘畅，又遇到雨桐来示威，气得她和什么似的，只恨牡丹不争气。

牡丹见林妈妈沉着脸不说话，便小狗似的在她肩上蹭了蹭，拖长声音连喊了几声“妈妈”。

林妈妈由不得叹了口气，就想起牡丹小时候总喜欢靠在自己身边，像根小尾巴似的，娇滴滴的，左一声“妈妈”右一声“妈妈”叫得人心肝颤巍巍的，什么都不忍拒绝。如今人大了，她还是舍不得不理她，但又想到不能任由牡丹这样下去，便硬着心肠冷声道：“丹娘，你若心里还把我当你的乳娘看，就听我说几句。”

牡丹讨好地笑道：“你说呀，我听着。”林妈妈的固执她不是第一次领教，那时她刚来到这里，大病初愈，正值蒙头蒙脑，不肯接受现状，躲在被窝里装鸵鸟的阶段，是林妈妈硬生生将她拖下床，又押着到了刘家主母戚夫人的面前，逼她讨好戚夫人，逼她面对刘畅的姬妾。之后又有好几次类似的事，都叫她深深体会到林妈妈的固执。

林妈妈叫怨儿在一旁注意不叫闲杂人等靠过来，沉着脸道：“从前妈妈劝你，莫要太当真，别苦了自个儿，你不听，每日自寻烦恼，生了那场大病，将妈妈和老爷夫人俱吓个半死。好容易病好了，以为你明白了，偏生你又太不当回事了，送上门来的机会都要赶走，这不是白白便宜旁人吗？知道你想通了，但要在这里立足下